



李木玲／著

爱·情·本·命·年



春风文艺出版社



新锐女作家李木玲继全国文艺小说畅销大书《临界婚姻》后
又一部长篇力作
女性成长三部曲之『爱情之收获』篇

爱情本命年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李木玲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本命年 / 李木玲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9

(非常爱情系列)

ISBN 978-7-5313-3217-6

I. 爱…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3149 号

爱情本命年

责任编辑 张玉虹

责任校对 潘晓春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封面绘画 海燕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23280599@163.com

联系电话 024—23280599

传真 024—2328059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01 千字

印张 7.625 插页 2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6230023

如果我爱你
我不会靠近你
如果你爱我
你不会靠近我
如果我们相爱
不如让爱慢慢死掉
之后
穷尽一生
互相缅怀

谨以此文
给小烜
给冬梅
给二宝
给阿商
给我们的本命年

/

回头想想，目击者柳玎的目击时间不过只有五秒钟。

可是，这五秒钟在五秒钟之内就拦腰斩断了她三十六年的人生。

来时的路，一片模糊；日后的路，无从下脚。

柳玎被这短暂的五秒钟架空了。

空空荡荡的柳玎回到凤凰宾馆空空荡荡的 2908 号房间，扑倒在床放声大哭……

窗外传来若隐若现的嘈杂。柳玎擦了擦眼泪，擤了擤鼻涕，长出了几口气，拉开窗帘站定。

天已经大亮了。

二十九楼之下的人间渺小不堪。

柳玎出神地望了好久，直到宾馆叫早的电话铃声响起。

柳玎来到大堂，老干部们呼啦一下聚拢过来。

柳玎笑了，力求笑得谦卑温柔。

柳书记，您怎么才下来，我们都等着您吃早餐呢！柳书记，昨晚没睡好吧，眼睛怎么肿啦？柳书记，您看，昨晚老王把他的玉石烟斗都输给我啦！老干部们七嘴八舌地说，像一群唧唧喳喳的小孩子。

看来各位老领导玩得很开心啊，你们开心我就开心！柳玎笑着说。

别只顾着开心，快去吃饭吧！一个老太太像妈妈一样责怪柳玎。





爱情本命年

我……哎呀……我不饿。柳玎心想，我还哪有心思吃饭啊。

不饿也得吃啊，你看你瘦的！老太太从沙发上站起来，往餐厅里推柳玎。

老人们都很高兴，一边津津有味地吃，一边说着感谢的话，感谢柳玎为他们安排了这次活动。

柳玎连忙说哪里哪里，这都是贾书记安排的，我只是替他跑个腿儿罢了！

柳玎说完，忽然发现有一个很活跃的孙姓老科长不见了。她的心咯噔一下，头也大了。

原来，孙老科长昨晚打扑克时耍赖，被大家指责了一通，又羞又气连夜回家了。孙老科长有严重的心脏病，无论老干部举行什么竞赛活动，组织都不允许他参加。老头儿总是像个受了孤立的小男孩一样眼巴巴地站在场外，形单影只，怪可怜的。本来柳玎也是按惯例不允许他参加这次庆五一老干部联谊活动的，可是，老人磨了柳玎一个多小时，眼泪都掉下来了，柳玎实在是不忍心再阻止他了。

柳玎立刻给老科长的老伴打了电话，老伴说老科长早已平安到家，正睡觉呢！

柳玎松了一口气。

可是，不一会儿，老科长的老伴又来电话了，哭着喊着说老科长已经在睡梦中去世了！

柳玎的心又咯噔起来，头也大了好几圈。她笑容可掬地把说说笑笑的老干部们送上大客车，叮嘱了司机半天，才撤下笑容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单位。

柳玎坐在办公桌前喘了几口气，翻开台历掰着手指算了算，算上孙老科长，她今年已经是第五次为老干部们送葬了……送葬不可怕，可怕的是孙老科长是因为这次活动死去的啊！如果家属不讲理，她柳玎可就遭殃了！柳玎闭了一会儿眼睛，拨通了贾正



良的手机。

贾正良正往柳玎办公室走呢，人到了手机铃声还在响。

柳玎把自己的担心和贾正良讲了，贾正良哈哈笑了一会儿说：多余了多余了，有我在，他们敢？！说完，拂了拂柳玎的头发，之后用柳玎再熟悉不过的眼神看着她……

柳玎心里骂着，你他妈的能不能别给我添乱了！脸上却只能微笑着，谦卑温柔地。

贾正良用力拥了拥柳玎的肩膀，又把嘴巴凑过来蹭了蹭柳玎的脸蛋，才出去了。

柳玎咬牙切齿着，真想随手摔点什么。最后，还是闭上眼睛深呼吸了几下，强迫自己平静了。

可是，贾正良哪能随便放过柳玎呢。晚上，柳玎刚到家，手机就响了，贾正良很严肃地说：柳儿啊，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出来了么？你带着名单，到海星宾馆开个房，我们俩一起商量一下老孙头的丧事儿吧！

柳玎笑着回答：哎呀，真不巧，我儿子发高烧了，我正往医院走呢！

贾正良沉默了片刻，说：那……等你从医院回来好吗？

柳玎笑着回答：哎呀，要是挂点滴的话，还不得折腾到半夜啊！

贾正良说：你爱人呢，把孩子交给你爱人吧，我们得以工作为重啊！

柳玎笑着回答：哎呀，真不巧，我爱人出差了啊！

贾正良又沉默了片刻，说：那好吧，明晚我们再研究！还有啊，老孙头的儿子果然找我了，索赔二十万呢，我替你给挡回去了……

柳玎笑着回答：谢谢您啊，贾书记！不过，这老孙头的儿子也够不讲理的，人家其他老干部还说要给您送表扬信哪！

贾正良又沉默了片刻，笑了：柳玎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良心



啊！你还年轻，以后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啦！好了，你快领孩子看病吧，别忘了，明晚等我电话啊！

柳玎按掉电话，对着自己的胸脯噼里啪啦地捶了几下，脱口而出一句“操你妈的”！骂完，她自己愣住了。她怎么能骂出这么难听的话啊？她是柳玎吗？

柳玎看着镜中的自己。

她不是柳玎是谁呢？

可是，陈全都已经不是陈全了啊……柳玎还会是柳玎吗？

柳玎斜倚在客厅的沙发上，卧室的门还像昨夜那样虚掩着，柳玎又开始在脑袋里放电影了：床头灯暧昧的光线下，一个女人的长发黑缎子般顺床垂下，随着身体的摆动和口中含混不清的喊一荡一漾。而让这女人荡漾和喊叫的就是柳玎的丈夫，道貌岸然的陈全先生。

一颗大大的泪珠吧嗒一下掉在柳玎的手背上，开启了柳玎的泪闸。柳玎边哭边想，这张床，我怕是再也不能睡了，这间卧室，我怕是再也不能进了，这个家，我怕是再也不能回了……

陈全回来了。柳玎赶紧躺倒在沙发上。陈全看到黑暗中的柳玎，吓了一跳。柳玎偷偷抹了抹脸，坐起来。

柳玎不敢看陈全。

她担心一看陈全，脑袋里又会放起电影。那实在是一出锥心刺骨的悲剧，足够让柳玎爱断情伤。

柳玎出了家门就给何香茗打电话。香茗刚上班，正忙着看版面的第一遍大样。柳玎哭天抢地地说：不行！你必须听我说！香茗笑了：柳书记，你有病啊？！柳玎哭着：对，我就有病！马上就要病死了！你要是不理我，我就病死了！柳玎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香茗一见柳玎就笑弯了腰。香茗说：柳书记，你一心为党，物我两忘，能有什么烦恼啊！柳玎使劲捶了香茗一拳，趴在面前

的玻璃圆桌上号啕大哭。

香茗又笑了一通，小声道：别哭了，让服务员看到多笑话啊！香茗说完往吧台看，两个服务员果然正指指点点呢。香茗冲她们做了一个鬼脸，两个服务员心照不宣地笑了。这种场景在这间小小的茶吧里并不稀奇。“香茗热线”在这里接待过无数的倾诉者，比柳汀还甚的有的是。

柳汀哭完就平静下来了。她整理了一下妆容，说：行了，你去忙吧！

香茗定定地看着柳汀问了一句：是不是陈全出了问题？

柳汀斜了香茗一眼说：是，你的预言果然实现了！

香茗的确做了某种预言，不过并不是预言陈全会把别的女人领回家。她只是依据自己已有的经验提醒柳汀，别只顾着工作却冷落了丈夫。受妻子冷落的丈夫比受丈夫冷落的妻子爆发力要强得多。但是香茗怎么也没想到陈全竟会以这样的形式爆发了。

香茗和赵大庆，柳汀和陈全，四个人都曾在城郊的大学城求学。

香茗和柳汀学中文，是睡上下铺的好朋友。陈全在她们对面的农业大学学农学，在大三的一次两校联谊会上认识了柳汀并开始追求。柳汀不承认当年的陈全是追求她的，说起他们的结合，她宁愿用“稀里糊涂”四个字来概括。真正尝过被追求滋味的是香茗，赵大庆从看到香茗第一眼后，使用了各种手腕动用了各路人马足足黏糊了香茗七年才把何大佳人娶到手。柳汀他们上学那阵子，没有网络，没有视频，小青年的视野窄得很，最活络的也就是跟隔壁大学的男生共建一个友好寝室。柳汀香茗所在的寝室里的“大姐”是云南丽江人，好不容易在马路对面的软件学院攀认了一个男老乡，索性就动员大家和那个男老乡所在的寝室结成了对子。赵大庆是友好寝室的寝室长，香茗也是寝室长，两个寝室搞活动都是两个寝室长策划。他们共策划了三次活动，第一次



爱情本命年

舞会还算热烈，第二次郊游也算尽兴，第三次看电影之后就再也搞不成活动了。互相看着顺眼的几对都开始了单独活动，剩下的要么不疼不痒要么不共戴天。大学毕业时，两个寝室的十六位男女早已是爱恨情仇纠缠不清了。几年之后再见面，互相一交流，才发现当年的自己不过是给两位策划人当了陪绑，顿时恍然大悟啼笑皆非。

香茗和赵大庆好上之后，柳玎若有所失，这也许是她很快就答应了陈全的主要原因吧。那个年代的青春岁月，除了谈恋爱，再无别的消遣；而谈恋爱，又是校园内最不提倡的消遣方式……也不怪柳玎总爱说“稀里糊涂”，那种情境下的恋爱不稀里糊涂才怪呢。柳玎和香茗怀想着青春年少的时候，总会不约而同地忆起四个人手挽手在福陵公园闲逛的图景。柳玎和香茗在中间，陈全和赵大庆各自牵着自己的女朋友，四人一排霸占着公园的小路，来来往往的游客没有不瞥上一眼这两对傻里傻女的。他们太年轻了，男孩没有啤酒肚，女孩没有“游泳圈”，无来由地笑着，笑容反射着阳光，比阳光还灿烂。四人并排走着，从未想过走出校门就意味着物是人非了。

比如现在，看上去比谁都正派老实的陈全竟率先出了大格，上演了文艺作品中才会出现的偷情丑剧。别说柳玎接受不了，香茗也接受不了。

临近午夜，香茗终于下班了，她索性没回家，陪着柳玎在报社的招待所住了一夜。一夜过去了，陈全也没有打来电话。柳玎淡淡地对香茗说：看到了吧，这就是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香茗说：你也没给他打电话啊！柳玎说：凭什么？这个家全指着我呢！凭什么我要巴结他！柳玎又哭了，委屈极了，一边哭一边嘟囔：他妈的，凭什么啊凭什么啊……香茗笑了：凭什么？凭你是陈全的媳妇呗，凭你是他身上的一根肋骨呗！柳玎说：我最讨厌你这么说话，你还是赵大庆的媳妇呢，我怎么没见你奴颜媚骨！



香茗说：我那不是奴颜媚骨，我那是美少妇勾魂术！柳玎说：少来这套！如果陈全也像大庆那么能赚钱，我也心甘情愿地玩美少妇勾魂术！香茗急了：柳书记，你这话说得好势利啊，我得重新认识您老人家啦！柳玎也急了：你不势利？当年要不是赵大庆炒股票一夜暴富，你能那么快就嫁给他？！

柳玎说完这句话就停止了哭泣，香茗也沉默了，气氛尴尬万分。柳玎想挽回，香茗想缓解，但是，又都不知如何开口。

柳玎说出的是一个再实际不过的话题，实际得近乎赤裸。两个有着近二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一时无法适应这种赤裸。她们并不是没这么实际过，只是以往的实际都是属于他人的，她们更乐于做赤裸现实的看客。她们已经习惯了对那些过于赤裸过于实际的事实发出感慨，并且和对方分享这种感慨。尤其是香茗，主持情感倾诉版就好像拥有了一张观看人间悲喜剧的通票，和柳玎分享那些形形色色的情节是她最大的乐趣。柳玎也是如此，把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讲给香茗，是她暂时摆脱烦恼的唯一途径。曾经的她们在生活面前是如此的高高在上，柳玎的一句话却把高高在上的两个人一下子扔进了土堆里。从土堆里爬出来的香茗和柳玎都无法面对对方的灰头土脸，两个人第一次意识到了人与人的确存在着或宽或窄的鸿沟——她们之间也不例外。

柳玎孤独万分。

孤独万分的柳玎踏进娘家的门，就像流浪多年的游子重返了故里。尽管，她才两天没回来。

柳玎在娘家的地位可是高高在上的。

欢欢和笑笑看到妈妈来了，高兴得像两只见了主人的小狗，柳顺知和丁芳老两口看到女儿回来了，高兴得像——说老狗有些不懂，但是，那种纯净忠实的喜悦的确和铁蛋有些相像啊！

铁蛋是柳家养了八年的小狗，和柳玎感情深厚。它一步蹿到柳玎的怀中，呜呜地叫，没完没了地舔。舔得柳玎的手心潮乎乎



的，眼睛也湿漉漉的。

柳玎又想哭了。

可是，她只能克制。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柳玎就成了父母和妹妹的主心骨，主心骨哪能随便哭呢！

和往常一样，柳顺知身上戴着大围裙脸上带着笑，乐颠颠地钻进厨房给柳玎包酸菜馅儿饺子去了。欢欢和笑笑围着妈妈，争先恐后地汇报学习成绩。丁芳则迫不及待地换上了柳玎给她买的新外套，对着镜子扭来扭去。

是的，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无论是节奏还是旋律。

柳玎亲着一双儿女的笑脸，从心底深处涌出一股莫名的心酸。明明无依无靠却又强颜欢笑的心酸。柳玎提醒自己，绝不能让这心酸破坏眼下这欢快的节奏和美好的旋律。

柳玎回来了，就等于接了丁芳的班。丁芳总算可以放下家务出去放放风了。丁芳是那座老楼的楼长，负责齐卫生费。出门之前，丁芳忽然把身上的新外套脱掉了，严肃认真地对柳玎说：满楼都是生活不富裕的下岗工人，妈穿这么贵的衣裳，不是搞特殊化嘛！丁芳边说边换上了那件起了一片毛毛球的旧腈纶衫。柳玎笑，柳顺知嘲笑。丁芳出门之前对父女二人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育：你们爷俩啊，应该学学心理学，尤其是柳玎，当干部不为群众考虑能长远吗？柳顺知说：我闺女是响当当的地区办事处党委副书记，你是啥干部啊？丁芳说：我是楼长，我是最基层的领导，比党委书记还重要哪！

丁芳说完，昂首阔步出去了，柳玎和父亲哈哈大笑。

饺子端上来了，丁芳还没回来。柳玎正要出去找，丁芳回来了。丁芳一进屋就哭，吓得大家面面相觑。原来，丁芳和五楼的小袁子干起来了。丁芳对着老伴和女儿一顿哭诉：离婚了就可以不交卫生费了，这是哪家的规矩，啊？离婚怎么了，离婚还有理啦？柳顺知一愣，问：小袁子离婚了？丁芳说：都离了三个月

了，三个月没交卫生费了！我让他交，他说钱都被前妻拐跑了，让我找他前妻要去，我说他抬杠，他起身就推了我一把，让我滚！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干部，还没人敢这么对我呢！

丁芳一说到“干部”两个字，柳顺知又憋不住笑了。要是换成平常，柳玎也一定会笑的，而今天母亲的千言万语到了她的耳朵里，只剩下“离婚”二字了。小袁子为什么离婚呢？小袁子无权无势无才无貌，不具备有第三者的资本啊！他媳妇……他媳妇倒是比他强多了，一定是他媳妇红杏出墙跟别的男人跑了。

离婚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柳玎忧伤地看着欢欢和笑笑，想象着他们失去了父爱的样子……

丁老太毕竟是当过干部的人，不一会儿就将心比心地以群众为重了。丁老太对女儿说：玎子啊，其实妈也理解小袁子，谁摊上离婚谁能开心啊！柳玎说：离婚怎么了，有的时候离婚是最好的解脱方式！丁老太说：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敢情你老公孩子热炕头了！

柳玎低下头，不再说话。

柳玎从来不跟父母闹纷争，尤其是跟母亲。父母工人出身，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都消耗在污染严重的厂房里了。好不容易要退休了，工厂又倒闭了，领的退休金还不够一顿饭钱。好不容易可以不再呼吸有化合物的空气了，又要闻双胞胎外孙的屎臭尿臊。好不容易把双胞胎带大了，大女儿又要……

离婚的念头无时不在，如箭在弦，不发不快。

柳玎的心里一片怆然。

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柳玎条件反射般地哆嗦了一下。她的眼前立马浮现出贾正良的笑脸——柳玎宁可去死，也不愿意面对那张笑脸。

不是贾正良，是柳玥。



爱情本命年

接通了电话，又不是柳玥，是晓融。

晓融说话的声音很小很小，耳语般：姨妈，是我，你在姥姥家吧？你先别说话，听我说啊——我是偷偷给你打电话的！我妈妈不让我给你们打电话！我妈妈病了！发烧呢！一边发烧一边哭！你快来吧！

孩子说到这里，也开始哭了……

柳玎连忙安慰：好宝，别哭别哭，姨妈马上就过去！

晓融懂事地克制了哭泣：姨妈你快点来吧，千万别告诉姥姥姥爷我妈妈病了！

柳玎撒谎说有身份不明的人突然围攻区政府，急急地离开了娘家。欢欢和笑笑一人抱住柳玎一条腿，和柳玎难舍难分。

柳玎来到妹妹家，蒙了好几层大被的柳玥正侧身躺在床上。见姐姐进来了，哗哗流下一串眼泪，翻了个身不说话。

晓融看妈妈哭，也咬着嘴唇无声地哭起来。

柳玎伸手去扳柳玥的肩膀：玥儿，你这是怎么了啊？！

柳玥使劲甩开姐姐的手，呜呜地哭出了声。

晓融哇的一声，扑进柳玎的怀里：姨、妈、妈、妈、和、爸、爸、要、离、婚、了！

柳玎站定了，闭上眼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世界是怎么了？

眨眼之间就成了一个处处充满离婚的世界了！

2

这厢柳玎翻江倒海，那厢陈全安然无恙。

陈全已经习惯了柳玎的神出鬼没。

对于陈全，柳玎的夜不归宿很正常，隔三差五的值班开会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对于柳玎，她这几天的夜不归宿却跟以往忙于



公务不同，是宣战的诏书，是冷战的开始。

何香茗为了柳玟的一句话生了整整一天的气，确切地说，也不是生气，是思考。处于思考状态的香茗皱着眉头，表情抑郁，看上去跟生气差不多。柳玟的话让香茗沉思而不是生气，也说明了两个人的友情已是非同寻常。而思考之后的香茗一下子陷入了焦虑则更说明两个人的感情已是情同手足了。

香茗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好朋友从误区中拽上来。

什么误区呢？

婚姻的误区。

女人的误区。

生活的误区。

香茗拨通了柳玟的手机，传来“正在通话”的提示。香茗停下，手机又立刻响了起来。两个人接通电话，一起笑了——原来，她们刚才才是同时给对方挂电话呢！笑过之后，又同时说了一句：还生气吗？说完，又是一顿笑。笑完之后，又互相攻击了几句，才进入正题。

进入正题就意味着两个人又将开始新一轮的互相攻击。

香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柳玟列数据摆事实讲道理反唇相讥。

柳玟一直把香茗当成御用狗头军师，几乎言听计从。而这一次，她真的难以接受香茗的建议。香茗说：好男人是好女人教出来的，好女人是好男人爱出来的。香茗认为，事到如今，柳玟要负大部分责任。柳玟反驳：陈全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我对他差不多已经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了，你还让我怎么样？香茗说：女人不仅要当男人的母亲，还要当男人的老师，好男人是好女人教出来的！柳玟又急眼了：你怎么不说好女人是好男人爱出来的？最近这几年，他对我越来越冷漠，他早就不爱我了！香茗又说：你对他不冷漠吗？你总是跟他没话说，总是抱怨他不体贴你不理



爱情本命年

解你，总是嫌他只知道踢足球不知道上进，总是拒绝他的性要求——柳玎噉的一声打断了何香茗，尖叫着：有完没完？！

何香茗吓得住了嘴，喘了口气继续斗胆进言：玎子啊，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多年的友情，我很知道，陈全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啊！柳玎还要争辩，香茗忽然提高了嗓音：行啦，别啰唆了！我和赵大庆商量好了，今晚请你们一家四口吃饭，你要是敢违抗，我到下辈子都不会答理你！

劝和不劝离，劝离没好心。

冷静下来之后，柳玎心里很明白，香茗是真的为她好。

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昨天，一听到妹妹柳玥也要离婚的那个刹那，柳玎就理解香茗了……

她不想听任何辩解，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柳玥能收回她的决定，她不希望有一个离婚的妹妹。

她被提拔为副书记之前兼任妇联主席，离婚的女人她见得多了。

离婚的女人更不幸。

柳玎想到这里，就不再往下想了。

她嘴上强硬，心里还是不太敢面对现实——离婚的现实。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是陈全。柳玎盯着来电显示，在陈全即将撂下电话的时刻，才拿起了电话。

陈全说：香茗说今晚要请我们吃饭。

柳玎说：知道了。

陈全说：你能去吗？

柳玎说：我去不去无所谓，你吃饱喝好就行呗！

陈全说：那我下班就去接欢欢和笑笑。

柳玎冷笑了一下，心里说，下班？你有班可下吗？装什么装啊……

柳玎嘴上说了声：好。



陈全说：那你今晚回家住吗？

柳玎说：你希望我回家住吗？

陈全不吱声。

柳玎说：问你呢！你希望我回家住吗？

陈全和柳玎同时撂了电话。

柳玎的手心渗出了汗水，她攥紧了拳头，对着桌子啪地砸了下去。

下了班的柳玎还没走出办公楼，就被死去的孙老科长的儿子拦住了。

柳玎镇静地说：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我晚上有要紧事！

孙大——老孙头的大儿子绰号孙大，是远近闻名的痞子——孙大抢过柳玎的背包，歪头瞪眼地说：你他妈的是鸡啊，一到晚上就有要紧事儿！

保安跑过来，被孙大一把推开了。

孙大说：你他妈的要是不给我爸偿命，我让你连鸡都做不成！

柳玎就那么站着，随孙大骂。

几个下班的同事经过，先是怔怔地听孙大骂。听了一会儿，又意识到只做观众不做裁判有些不妥，就指责了孙大几句。

孙大对着那几个人撒泼道：你们少放屁！她姓柳的玩忽职守，半夜三更不知到哪儿逍遥去了，扔下老干部不管，你们不替老干部伸张正义，还替她说话！你们再敢放屁我就捅死你们！

柳玎转身就往外走。

孙大一把拦住柳玎：你今天要是站着走出这个大门，明天我让你躺着回来！

贾正良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孙大扑通一声跪下了：贾书记啊，你得为小人做主啊！

贾正良向柳玎看去，柳玎故意低下头。贾正良对孙大摆了一下手，说：赶紧起来，有问题跟我反映，难为一个女人算什么